

总是想得太多

自 娱

◆ 戴 蓉

风月总无边

天涯情味

◆ 何 菲

去朋友的新家。

那天下午,我们决定不看春花,不谈论缥缈的话题,专心在厨房里烘一个最简单的清蛋糕。我静静地看她用电子秤计量面粉、牛奶、面粉和砂糖,忽然想到有人说过“每个女人小时候都是香料与糖,到中年变成塑胶花”,难怪女人都热爱甜食,莫非是怀念自己曾经的香甜岁月?她熟练地把蛋清和蛋黄分离,筛面粉,用硅胶刮刀在大碗里搅拌面粉和蛋黄,随后向我展示做点心的神器打蛋机。貌不惊人的小机器,一会儿就把透明的蛋清打出细腻洁白的泡沫,浓稠得几乎搅不动。等她定好烤箱的时间和温度,拍拍手抛出一句“好了,等着就行了”,我轻轻地笑了起来。耗费一些体力的简单劳作往往给人意料之外的满足感,只要材料、配方和步骤基本靠谱,结果便坏不到哪里去。生活中毕竟还有这些事是可以把握得了的。

喜欢电影的主人,最得意的是

美食需要说法

过桥鱼

◆ 钟洁玲

在北京,粤菜云南菜都有过桥鱼。不过,怎么过的桥,各施各法。云南菜走的是亲民路线,过桥鱼是过桥米线的新版:鱼肉替代了米线,成为主角!

鱼是草鱼,取鱼脊鱼腩肉切薄片,卷成朵朵花蕾,摆得像展品。然后大汤隆重登场:一只接近婴儿洗澡盆那么大的汤碗,浓汤只有半碗,已经是海量。噢,可幸它去掉了过桥米线汤面飘浮那一层鸡油,从前可是靠那鸡油覆盖保持着汤水 170°的高温。服务员过来强调她家的汤:这汤不是一般的汤,是用鸡架子鸭架子加猪骨头熬成的。只要汤量足够,没有油也保得住温度。它刚刚离火,即便温度稍降,也能稳定在一个相对值里。边说边把卷成花蕾状的鱼肉,悉数拨入汤里,静置一分钟,用漏勺把鱼肉捞起来。已经熟了的鱼肉口感嫩滑,这时再看大海碗就像一聚宝盆,里面有豆腐、豌豆尖、芽菜、波菜,还有米线! 98 元,三四个人也吃不完。

粤菜里的过桥鱼,是一鱼三食里的一个环节:鱼脊鱼腩切片过桥而食;鱼头煎焗;鱼尾鱼骨架则用于滚汤。汤要好味,一点点鱼骨是不够的,得轻煎一下再与预制好的高汤

本埠生活录

素事两枚

◆ 石 磊

之一,友人约饭。微来微去,斟酌馆子,久久举棋不定,一幅体贴心肠。难搞的,这一次,竟然不是我,呵呵,谢谢天,是伊。此君茹素,壮志凌云,吃的还是金刚素。如此神仙人物,春宵一夜,要约志不同道不合的女友吃饭,真真上穷碧落下黄泉。不想难为人家太甚,主动表态,好了啦,今晚勉为其素,陪吃吃素就是了。

于是携手去了外滩某素食馆子。

当前本埠有名有姓的素食馆子,大多贵得岂有此理,倒不是菜式上多么精进,而是家家爱摆出一幅武装到牙齿的华丽装修。流派大致分头走两个极端,一种金碧辉煌,一种极简参禅。食客临门,煮给你吃,是其次,人家的企图,是一进门,就拿装修文化,把你重磅震撼到五体投地。

偏我不是那种容易服气的蝎子。那晚的素食馆子,黑白灰的简静风格,连服务生的制服都袅袅婷婷

家中直追电影院的投影屏幕,于是我一直在她家呆到晚上,等天黑下来,拉上遮光的窗帘,感受“电影院”的效果。从她家硬盘里的四百多部片子中挑了部印度喜剧片来欣赏。大屏幕上喜马拉雅山的风光一路铺开,缠绵空灵的印度歌曲缠绕过来,心里顿时一松,歌里在唱“他如风一样自由,似风筝天空飞翔”。好的电影总会引出人的天性,而高质的影像和音响让人恍若置身梦境。一向赞赏她务实的观念,在能力允许的范围之内尽情享受一己之好,而不是长久地当作梦想来搁置高悬。意犹未尽的我们,又看了部东野圭吾的悬疑片。在一个多小时的虚拟剧情里,企图跟上高智商的物理和数学学者逻辑性极强的思路。推理的过程并不是那么艰难,难的是当思路走进死胡同,及时回溯到最初否定自己重新来过。

扑出去找节目让人疲倦,懂得自娱才安乐。

认识十几年的友人喟叹,你也算我的闺蜜了……晕,从前男士称能说点私房话的女人为知己,敢情现在也称闺蜜了?

我拼命回想与之“密”的情节,其实都不算什么,更无涉“闺”。除工作上互通有无,偶尔吃个饭唱首歌,帮个举手之劳的忙之外,精神上并无多少交集,也因此从未有过性吸引。不过能一起走那么久,互相帮助遵守路数,看着对方结婚生子,认识彼此不少家人,每次换手机时不会漏掉输入对方号码,不会发信息时得一句回复“呵呵”,也无需解释人生拐点的前因后果,一切视为理所当然,这都属不易。要感谢这样的无交集,一茬一茬曾经的密友错失在时光烟云里,年轮渐增,平行状态显然能走得更远,套用无比矫情的一句话,风华一指流砂,苍老是一段年华。

男闺蜜对于多数女人来说是纯友谊,可男人里西门庆肯定不少于柏拉图,分寸把握主要取决于女人,稍稍软弱神飞,就可能变形淘换,一旦认准则可能终身可

诗歌口香糖

无 题(350) ◆ 严 力

➡ 他喜欢说别人为了扩大知名度老是带着自己的书送人而他则不断推销自己的清高换一种角度来看的话他用反省别人来赞美自己

➡ 感觉是情绪的快递在其还没形成事实前最好不要拆封

➡ 无论什么事情什么样的交往我喜欢带肉的我更喜欢带骨头的

➡ 不可能在自助餐的模式下让人们练习克制但能了解再大的欲望都受容量的限制

都市 专栏

周刊 第 350 期

居然有本事相安无事吃日式烤肉,伊埋头一大盆蔬菜沙拉,跟帮忙烧烤的服务生小姐关照,肉肉统统归伊。楚河汉界,嬉皮笑脸,一点不打架。

那晚吃的地中海料理,老男友不变应万变,循例一大盆蔬菜沙拉。darling 尽管吃,海陆空无忌。老男友坦荡荡,我亦不拘谨。24 个月的黑猪火腿,堆砌成娇妍花瓣,深海黑鳕鱼厚厚一切,蹲在滋味深浓的茄子泥上,冰凛凛的香橐自斟自饮。饭后一杯精致咖啡,算是跟老男友,唯一的共同爱好。值得感慨的,是老男友的功夫。伊那么一盆寡薄蔬菜,寥寥几片菜叶子,从头吃到底,缓缓伴奏本汉子的海陆空全套,人家不疾不徐,我最后搁下刀叉,伊亦差不多刚好吃完。这个真真功夫。若是人家一早吃完了蔬菜,在对面收了手,以一双羊的素眼,看着你一五一十地从鱼鱼吃到肉肉,这个事情,就真真难办了。

靠。《十八春》里被翠芝甩了的前未婚夫很快投入她的头号女闺蜜怀抱,也算各得其所,不过被闺蜜检漏终归不是个事儿的,缘分大抵也到此为止了;而翠芝的男闺蜜淑惠却对她义气了十八年。在前不久的聚餐上,某人一句无心调侃触动了微醺的 A 小姐,她突然悲从中来,匍在桌上嚎啕起来。一桌友人目瞪口呆,J 先生立即扶着她离开餐桌,临走前不忘往兜里塞几块没拆封的小毛巾。经过一家便利店,他违章停车给她买了瓶冰可乐,她像熊孩子耍无赖一般扔了他递来的可乐,开始了新一轮的哭泣和呕吐。他轻拍她的背,限量发售的名牌西装就这样被她的眼泪、酒精和秽物糟蹋了。到她家楼下,已然深醉的她忘了门牌号码,J 先生止了步,找来保安,塞上 200 元,让他扶她上去拿钥匙一层一层试,自己则

汗

丰子恺 丰一吟 (父女/画文)

丰子恺的画意

我父亲画画,总是有个题目。题目一般都是两字以上。这幅画只有一个“汗”字,较少见。不过,就写这一个“汗”字,犹如画龙点睛似的,已经够明白了。你们看,他两只手都拿着东西,左手的咯吱窝里还要夹一个包。真重啊,怎能不出汗呢!不知他是自己出门,还是替人拿行李的“脚夫”。多半是后者!唉,出门没有行李该多好啊!但不可能。除非去住那些高级宾馆,样样有供应。可那个时代,连宾馆都没有,只有很简单的客栈,什么都得自己带去啊!

河的第一条岸

春天的花开在秋天

◆ 河 西

去听《城市画报》为曹方举办的荒岛演唱会之前,我只听过她的名字,没听过她的歌。

刚开始,我还以为她是一台湾俗歌星呢。有特爱曹方的朋友大声地对我说:“啊,是曹方啊,很嗲的。”真的吗?狐疑中……

那天就坐在她的对面和她聊,近距离看到她,她的皮肤没有我想象中的那么好,当然这无关乎音乐。她也许算不上特别漂亮,但曹方有一种特别能打动人的气质,干净、简单,人是如此,歌曲亦然。

最喜欢她那首《春花秋开》:“你是春天的花开在秋天,落叶缤纷的季节里”,淡淡的忧伤,一把民谣吉他,没有太多华丽的包装和歌舞,质感充满温暖,显得清新自然,一扫凡俗。

诗意的轻逸,自由自在,无拘无束。听她的歌有一种时空行旅的感觉,她说她自己也喜欢旅行,出版新专辑《哼一首歌等日落》之前,她有一年半左右的时间都是在路上走走停停。一般都是去自驾游,一个人开车,带着小狗,或者和几个朋友一起,相信,比天空还远的是另一片天空。

有时猜测,她的内心有一只张国荣似的无脚的鸟吧?她说没有旅行就没有音乐。爱旅行,也就是命中注定的漂泊。如果没有音乐,她也许会一辈子住在云南,在热带的丛林中嫁夫生子,绝不会

在楼下候着。等 20 分钟后保安出来,J 先生方才离开。次日中午他的问候并非温柔的贴心款,而是骂骂咧咧的一句:我的西装,杰尼亚啊,依打算怎么赔我?

“男闺蜜”的发明者、某女星写了篇闯祸文章,有人对她的纵横恣意很不开心,那个无辜的男闺蜜及其女友站出来撇清表白,一桩小事发展成了一个笑话。在我看来,男闺蜜这件事你看重它,它就心怀鬼胎,你不看重它,还真无需过度解读。两者互为娘家人,兄弟姐妹,偶尔的意淫对象和可短暂借助的肩膀,关键是你人在 20 岁发愁生活怎么如此糟糕,30 岁却发现生活原来还可以更不堪时,他一直在你身边,长出了肥肚腩却还憧憬着不剧透的人生和因此引发的各种纠结和囧事,彼此五十步不笑一百步,那是一种只可意会的天涯情味。

见到北方中国淡淡的阳光。她一定要走出去看看,在未知的旅途上。在新疆最西边有一个叫做赛里木湖,她写下了歌,就叫《赛里木》;EP《比天空还远》中,40P《歌词图册》记录曹方的生活、旅行和创作,Lomo 及摄影作品一次展现旅行在她生命中的意义。

当年背着一把吉他,从云南的西双版纳只身闯荡北京的曹方是勇敢的。就像小时候在西双版纳的丛林中,光着脚,遇到蛇也不害怕。她对我说起自己刚到北京组乐队参加高校比赛的往事,还有出版专辑的困难,谈笑一挥间,但能敏锐地感觉到,当时的艰辛。

对音乐的热爱让她毅然退学来到北京签约唱片公司,2003 年她出版了第一张唱片《黑色香水》,迄今为止,她已经出版了 3 张个人专辑和一张“音乐+摄影+文字”的限量精品 EP。而在自己的事业蒸蒸日上之时,她又离开老家钦友公司成立自己的大班工作室,要做自己喜欢的音乐。这种坚持,这种不固步自封的人生态度,就是曹方。

春天的花开在秋天,是春天的花在时空中的漫步,在秋天找到它的归宿,就像她,落花独立,带着宿命的旅行,在音乐中。

现在她已经成为内重要的独立音乐人之一,还未大红大紫,没关系,她不急,也不躁,生命不息,音乐不止。